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四

魚山剩稿八卷 熊開元撰

一

東園詩集五卷 黃圖安撰

一八五

釣璜堂存稿二十卷交行摘稿一卷徐闇公先生遺文一卷 徐孚遠撰

二九三

桴庵詩五卷 薛所蘊撰

六三七

熊魚山先生

剩稿



序

嘗聞吾楚多賢惟嘉魚爲最世所稱金尹
熊李四先生者同受業於龍雲中先生之
門皆人傑也禮十餘歲時方習舉子業讀
金尹熊三先生制藝繼聞其建言慷慨諸
大節惟李先生不但未讀其文而并忘其

魚山剩稿序

名字以及其人之生平出處爲遺憾云夫
人之有文章猶寶之有金玉也雖埋沒塵
土終不爲蟲蟻之所消蝕況忠臣義士悉
鍾天地英靈之氣筆墨所存光怪陸離如
魯壁智井自必有發而傳之者人固不能
揜物亦莫得而揜之也故文章之傳非必

盡出其子若孫而非其子若孫固有以傳之而無疑已魚山熊公由吳江宰擢諫垣被謫逮九年而遷行人感憤時事敗壞決裂不以小臣出位妄言是懼乃乘召對平臺請屏左右奏機密反覆開陳天下安危得失侵及輔臣而禍不旋踵矣補牘既上

魚山剩稿序

二

即奉詔獄金吾三四讞撈掠箠楚備極拷訊供狀未嘗少有屈折以此知公忠孝本乎天性而臨難無顛倒恐怖靜識定力則皆得諸內典其學問誠有大過乎人者觀其自序得罪始末則又知公是時上怒方盛下焉者復出死力以擠之轉相救恤若

劉都憲宗周金僉憲光宸亦皆削籍遣去徐尚書石麒律擬稍輕又被顯斥豈獨公自視無生理即凡天下之知公者莫不爲公危謂非斃桁楊必填獄戶望生出長安門恐不可得也雖然奸回邪慝蒙蔽聖聰能蠱惑偏聽於一時反剛正爲僉壬往往

魚山剩稿序

三

中以不測之禍迨陽開陰閉見睨曰消彼真僉壬者縱萬被僇亦奚足贖哉故賢人君子幸而際得爲之時遇有爲之主諫行言聽以成旦夕之功名不幸而逢板蕩之秋蜩螗沸羹而素稱忠蓋不避艱險者皆幽囚繫執聽命於斧鉞之下又誰敢策萬

全以挽天心於末造乎此其所以歎息流涕而爲公惜尤不能不爲持太阿之柄用舍人才者惜也是獄也壬午迄甲申歷三歲儀部席首藁街相臣自裁於中夜而公遂得邀寬卹之典成武林軍生還吳越意者天其畱公以待少正卯之誅乎抑或畱

魚山剩稿序

四

公以徵一代之文獻耶固不可知然使疋羸不勝受杖竟登鬼籙則獄辭供案及奏疏序記傳銘諸文字不獲授自公手必且埋沒消沉蟲鑽蝕莫可攷已又烏覩所謂忠肝義膽光彩陸離洋溢於楮墨間乎嗟乎公甫出長安而煤山之禍作又一年

而畱都失守賢人君子寧非與國運相終始者乎酉戌以來浙閩南粵相繼支撐而國祚疆土不過如景炎祥興斜孔光陰耳雖有文信國陸丞相張制置其人無能爲矣是以公親喪未終力辭金革從戎之命而受蒞於國清老人爲禪門豎拂詩云旣

魚山剩稿序

五

明且哲以保其身公之謂歟故入世則爲忠臣爲孝子互日星於天壤出世則爲善知識闢西來之宗旨較之金尹二公以身殉國者其遭遇之事勢雖有不同然忠君愛國之心則一也非人傑而何吾友金子敦澄字去泥賁字筮文皆正希先生猶子

也公將示寂召至榻前以剩稿授之曰力能梓則梓之否則藏之越十年剗刷始竣將以問世信乎文章之傳誠不必於其子若孫而非其子若孫則固已爲公傳之矣客秋去泥棄世筮文徵序於禮禮惟公之節概雖無文章亦傳若夫文章則又無俟

魚山剩稿序

六

乎序而始懸諸國門也然諾之而弗敢辭者蓋以公同鄉尊宿先君四書公亦在參訂之列且四先生中尤爲禮平昔所愛敬仰慕之人乃得竊附名字於剩稿之末幸矣又何多讓焉同里後學潘崇禮序



魚山剩稿目錄

卷一

奏疏 詔旨附

天下之本計恤民爲先權今日之急務足兵爲要謹條議兵民兩利固本安邊長策以裨安攘大略以佐萬世治安疏

已上係銓憲臣考選命題

嚴官守疏

平天下有道得則簡不得則煩恭懇 聖明

魚山剩稿

卷一 目錄

一

力除苛細持攬大綱用奏太平實效疏

已上三疏係辛未壬申掖垣奏草從坊間接得者故特著之簡首

遵 諭補本疏

恭謝 天恩疏

保全民命變化人心爲救時第一義伏祈

慎鑒前車急行王政以致中興疏

恭報徽郡失守詞臣一門盡節仰祈 聖鑒

疏

主恩罔極臣義當明謹瀝血控辭 簡命伏
祈 俞允以順天罰以勵羣偷疏

去兵食以存信去信以求兵食事理昭然謹
目昧備陳得失伏願 恭默深思用臻上理

疏

趨承 召命臣禮宜然冒濫陞遷臣義不可
謹力疾郊外再陳哀悃請 賜裁成疏

欽允辭銜感 恩補牘請祈 批示以便遵
行疏

魚山剩稿 卷一 目錄

二

天恩薦加微誠不貳萬懇 俯從下請以維

國是以挽頽風疏

微臣辭官不敢辭隨 駕辭閣銜不敢辭憲

務冒罪責陳仰祈 矜允疏

恩深命薄心痛難支懇乞 憐允調治疏

申明言職疏

申飭臺規起百年不振之弊疏

魚山剩稿卷一

嘉魚 熊開元 著

門人 趙張 庚溥 編

奏疏

天下之本計恤民爲先權今日之急務足兵爲

要謹條議兵民兩利固本安邊長策以裨安攘

大略以佐萬世治安疏

已上係銓憲臣考
選進呈卷命題

竊惟賦民以養兵還足兵以衛民其道雖與古井田
唐府兵之法漸遠要亦時勢使然天下猶未遽稱蠱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一

壞也自法久而蠹生初嘗見於民與兵之不可相無
而究反困於兵與民之轉而相病則時事之大憂不
可不深長慮已如今日養兵之法亦可謂不遺餘力
矣加派之不已至於事例摺括捐助優免無所不行
其悉索而近乃復歸於加派豈非欲足兵以衛民故
至此臣以爲兵必強而後謂之足非僅以其數之多
也兵不强則老弱者得以肆其冗食而烏有者亦託
名漁獵焉夫使民養兵誠非得已今欲使民養老弱
併養老弱之烏有者江河雖大亦安有實漏卮之日

哉議者懲於墩兵撤而□騎橫遂無敢一言簡汰殊不知墩兵之撤乃去兵非強兵也強兵者下一令日力挽五石之弓射百步之外矢無虛發者進不及格者沮矣翹關超距奮臂先登身冒石矢目不爲逃者進促縮者又沮矣先臣于謙兼總營務上言兵冗不精遇敵輒退走是以有土木之事且兵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無益於是卽五軍三千神機營得馬步驍悍者十五萬爲團營十二日教練之韓雍撫粵東西帶甲十五萬顧峒賊最強無堪任者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二

陶魯爲設策請以三百人行於是大募軍中得人如數而止卒以成功夫以四十萬爲十五萬以十五萬爲三百人此中所省一銖一粟誰非是民間膏髓九邊如此清釐國家舊餉五百萬原足於用何肘露之足憂乃今新餉額漸增至七百三十萬視舊餉不啻加焉合出入計之猶歲缺百六十萬□卽終不一來我民已坐困矧有時而借寇兵齎盜糧更益以子錢無算也誠以隸弁者流內懷交謫之憂外苦納交之窘不能以飲水茹藥嘗有其官往往利兵之老弱可

以分肥久之名缺不補空閒可賣併精壯者盡化爲老弱爲烏有而百姓之脂膏乃悉填債帥之壑矣遇有精明督撫稍加綜核或甲呼而乙應或陰去而陽存多其指以亂視而簡練之能事已畢營伍安得不蠹贍營伍者又安得不窮如或再示一意必欲澄清徹底彼則藉口於月餉不足或壓欠未清擁衆而譁因成叵測嗟乎國家養兵數十年無所事事未嘗責其素餐正將以用其性命保障我黎民蹈白刃不變也今一求其武藝與其膂力立心已若此將兵者之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三

罪尚可容一日誅乎臣拊膺有日謬謂安與懷原彼此相成而不悖但使養一兵卽得一兵之用無一兵之用者卽不許食一兵之食庶乎漏孔盡塞壁壘爲新兵之足以是民之恤亦以是矣至於屯鹽表裏相次舉行於以補民間輸輓之偏未始非當今急着要以語於久安長治自非食寡用舒雖天下無不耕之土海隅有日益之竈臣知其無沃於焦釜也伏乞皇上特舉強兵二字專畀樞臣使督率各鎮臣自行回奏如期以歲月而兵數仍如往昔不克漸還經制

則兵之不精可知也何也精兵不應如是之多也數減矣精矣能保無以簡練之名而蹈虛弱之實則令其以千人或數百人自爲一軍有急則挑遣之使立功如其所向無前如先臣郭定襄以孤軍八百騎破沙窩賊數千則將蒙不世之恩兵食兼人之餉非僭也彼其所取於民者僅尺寸而所酬於民者實尋丈也如其戎馬生郊嬰城卻足則有楊素處願留者之法在非濫也民養之以百年而彼不能償之以一日罪不容於脫網也管子曰治國家惟不失其柄既有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四

多寡強弱課之於前復有成敗賞罰惕之於後而當事諸臣猶不洗滌肺腸以仰副 皇上求治安之至意臣未之前聞矣

崇禎四年六月初二日 進呈初五日

欽授吏科給事中

封疆責在邊臣請止內差官騎以重責成以嚴官守疏

本月初十日臣於燈下接到本科晚帖見內臣王應期同日大本奏討官軍馬匹勘合敕書火藥衣裝等項皆蒙 俞旨雖其全疏尚未發抄意必 陛下欽遣之出關使救新城繫單于頸者 聖主關心保障恨不旦晚出蒼生水火中臣復何容置喙及就枕展轉反側不能成寐思此事關係朝廷大計臣如以成事不說置之誰復向 陛下披陳肝膽者竊惟司馬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五

法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非徒以昭其別也聞以外邊臣任之聞以內廷臣任之庭除左右服勤惟謹則內官監諸臣任之亦猶農耕於野女蠶於室各服其勞各執其咎以故責無他諉而事日以有功今陛下任邊臣聞外非一朝一夕矣樞輔孫承宗起自田間溫綸洽至督撫丘禾嘉拔諸僇伍秉鉞三韓閱歲以來未食彼一絲之報迄於今縱賊討賊擔無他卸厚賞顯戮義不得辭 陛下顧釋此不專督責又特使應期任之豈其人真智過孫吳勇加衛霍爲邊臣

所不逮乎以謝璉之才品突簡行邊猶有虞其器手不習者今又再遣一應期使倉皇就道爲承宗禾嘉分過不已多耶此一行奉 聖主之淵謀載 九天之赫濯當必戰勝使 就殄第幸而勝也將併承宗禾嘉而賞之乎抑存而不論乎不論則內臣蒙賚邊臣不任向隅併賞之則自今以後受封疆之寄者皆將泄泄怡堂覬幸內臣一出因人成事而內臣退處庭除亦必以爲天下事非吾儕不可擇於二者之間 陛下究將孰賴焉臣竊爲此滋懼伏乞 收回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六

成命立止內臣勿遣如欽賞銀兩暨馬疋火藥衣裝不容少緩則亦止給勘合官軍沿途護送不必予之專敕使關軍務彼寧錦官軍仰見 朝廷軫念邊陲至意必且精神一肅意氣爲新視彼昇輿而趨動成委頓益不啻效相萬矣臣新進小臣不知忌諱值時事之艱而欲因以爲明哲尤義之所不敢出者仰恃聖明特賜昭察 崇禎四年九月十一日具奏十四日奉聖旨遣用內員自有裁酌熊開元不必過爲疑揣本內朝字誤寫期字改正行該部知道

平天下有道得則簡不得則煩恭懇 聖明力除苛細特攬大綱用秦太平實效疏

臣伏觀 皇上釋纍囚勤步禱弘賑恤無一事不自寬仁起念偶慨因循稍加綜核而深心世故者遂鯁鯁過憂請從寬政此不獨 皇上以爲迂闊之譚卽臣亦以爲非時事對證之藥也然惟辟作威有道焉先其大而後其小詳所重而略所輕密於故而疎於過雖疾風怒雷時一震疊賢人君子止覺其寬之可樂而不見其嚴之可憂故四體展舒厥功自集今日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七

政事往往於其大者重者故者如隔膜之觀獨於其小者輕者過者極重淵之察理萬幾不能集一事勞數年不能抵一日以不世出之聖人而長憂不治臣安忍默默耶以言乎用人勵世磨鈍在明爵賞今小吏之陞除考核必毛舉其生平而腹內填撫缺則數日卽推無一不報可者甚且爲繭絲不爲保障京堂節鉞祇以酬催科之速而 深入時以斗城抗賊克全民社者覽仕籍無一存焉而天下於是乎無辭讓惻隱矣以言乎理財鑄山資海王者不貪之利而

崇本抑末去奢從儉尤藏富之大經今晉督請開采不聽南司農請給銅引禁私銅不聽言官請民間服飾貴賤有制驅遊惰歸稼穡亦不聽而革生員優免裁減驛遞加派小民則一切行之心頭之肉已枯眼前之瘡莫效而天下於是無固志矣以言乎典禮習射於鄉周禮載之甚備今請生員兼以射爲黜陟則陋之謀優於舅祖制收之有法今試武舉以策論爲去取則罪之至於顯忠斥佞尤帝王風教之本原乃發大姦之周宗建尚靳一易名急大難之劉之綸尚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八

朱酬駿骨死大節之張春妻翟氏尚莫闡幽芳而共事逆璫如李國楷反加官廕予葬祭予諡寵極人臣而天下於是乎不復講輯鈴崇節義矣以言乎詰戎戰守機宜莫決祇求拓地於大凌簡蒐實效未臻祇欲考成於簿領至臣子之放行必聞九五而姦宄出入關市無譏武科之始進必試再三而大將推陞生乎莫辨天下於是乎無必勝之着不敗之兵矣以言乎明刑五刑五用以彰天討彼一杖一徒暨遠年塵案何裨於治亂之數必往復乎千里牽累以數年

至情罪之當覈莫如邊吏乃耿如杞劉策皆受法獨嚴而喪地之王化貞冒餉之孫元化辱國之孫承宗或長存不死或慰藉有加而天下於是乎有杞陞無恐懼矣以言乎鳩工議生不如議節小省不如大省今關稅蘆課匠班事例必南北互爭不已至糜費之大莫甚於得已之役及各省直之織造其間可併可裁者歲不下百萬金祇以估計之冒鋪墊之入處處皆有窟穴遂相沿而不敢問而天下於是乎有鉅幣之憂無補苴之策矣臣受 祖宗培養之恩際 皇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九

上聖明之日目擊一時上下日夜孜孜於簿書期會間務以案無畱牘無遺字以爲盡忠其於百年十年一歲一月之計未嘗或究心焉臣如客默顧避以希苟全遠獲罪於 列祖近負 聖明下負所學臣獨何心其忍爲之伏乞 皇上俯賜省覽如臣言有當立敕諸大臣蒞除瑣屑將臣疏內所陳大政漸次修明庶 聖躬享垂裳之逸無疆惟休而天下有道之長可坐致矣

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八日具奏二十一日奉

聖旨提綱挈要自屬治體近來玩泄欺蔽積習不悛若非嚴加振刷何以釐弊課功這本內諸款俱經廷議酌裁有未便的科道官不妨單舉詳陳不必汎拾該部知道

時臺臣姜思睿疏論首輔周延儒留中不下延儒門下士科臣周瑞豹從旁補牘用譚言爲解嘲亦留中不下會沉撫疏至爲通糧郡縣題請開復瑞豹亦列名其中上乃於瑞豹各旁硃著一豎延儒思是留中疏癰決也乃特擬嚴綸謂瑞豹尚未

魚山刺稿

卷一 奏疏

十

開復何以得考選令下部議處分於是鐫瑞豹一級調用以銷上之猜而竊虞獨處瑞豹於延儒不光也則又票擬同考各官一併覆覈且可制考選諸臣今無敢發難也一時言路皆相顧盱眙開元將言所欲言何暇顧一官是疏入方自分於國家大計有一得之愚坊間傳誦亦喧動四方而閭部院諸大臣側目矣於是謀之太宰於覆覈疏內巧爲位置議開元罰俸一年同考若干人並罰俸半年延儒乃擬旨云考選各官臨考投咨臨考

完糧顯有躁競情弊這樣人品如何作得言官熊開元降二級調外任用某某等罰俸一年先是原有詔旨謂應考官不當疾入覲須俟錢糧完足催餉科臣與撫按會咨送部考選於是糧完到郡乃得咨以行而郡之轉解到部稍遲旬日則事勢之必然者非有他躁競亦無所容其躁競也今開元之不可作言官也類同考諸臣而不得同其罰俸開元之先考選後開復也不侔瑞豹而又不得同其降一級調用一時閭部院大臣方自喜驅除計得而不知腐鼠之嚇開元固惟恐去之不遠也自是請假歸凡九年不出蓋所性有存焉而庚辰之冬乃以坐補新令首及開元以致壬午癸未一場狼藉遂與國運相終而前後下石者乃同是一人則天之不可問者矣大臣謀國深遠若斯敢綴識於此以備他時葑采焉

魚山刺稿

卷一 奏疏

十一

遵 諭補本疏

臣因□騎縱橫名城屢墮 聖主獨憂不勝感憤輒於 御前恭請獨對蒙 皇上允臣所請於諸臣對畢 召臣入德政殿時諸臣已退惟輔臣尚在臣復引尚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於內及周易所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亦暫退臣之意非有所私益以 皇上隆重師保賜之坐論爲古帝王盛事不欲以小臣面相指斥傷 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莽乘臣發論借端蔓引爲一網仁賢之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十二

計故願密白請 皇上虛懷博稽所謂成君德存國體惜人才愚忠固若此及輔臣請退 皇上不允臣不得不略陳大義然非臣初意矣奏畢欽蒙 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對時屢承 天語威嚴咫尺恭繹不詳不敢妄述又欲言未盡及隨問隨對者亦不敢贅陳祇就臣次第所奏恭列 上聞伏惟 俯賜憐察臣無任感荷臣奏云 皇上天生仁聖決可以致中興孜孜求治凡十五年而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乃廷臣不以此故入告 皇上亦不以此故下問所講

求惟是兵何以精餉何以足寇何以平□何以滅不揣其本而末是圖 皇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求天下之治徒費 聖心無益也何也天下之亂不始於寇與□治天下亦不在平寇與平□先儒朱子曰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今皇上好學勤政方寸間已無間然惟此一二人爲喫緊耳此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但拱手以聽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勝用也此一二人不得人如庸醫誤人危在旦夕使主人到處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十三

求方到處求藥已爲失算而所得之方所得之藥又必與庸醫商而用之不至於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天下之亂殆有甚於今日堯不憂惟不得舜爲憂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有道焉嘗詢之九官十二牧矣又必釐降二女察其衾影之安而後畀以大位誠慎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諸大夫皆曰賢未可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孔子亦曰衆好之必察焉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察之不可已如此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凡數十人 先朝置輔

之多未有如 皇上者然或得之既卜或取之立譚或拔之會推不過 皇上曰賢左右曰賢如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至於察之一字尤置之不講以 皇上股肱心膂之寄而任用之易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姦人禍天災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罷之所敗壞已不可救藥矣今幸殷憂啓 聖令大小臣工得不時面奏明目達聰在茲一舉然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者即使稍有異同不過兵食寇□一枝一節輔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十四

臣得失未嘗敢置喙焉 皇上雖日朝不輟何裨於見聞臣等徒勞不足惜祇 皇上獨憂 社稷不能不痛心耳夫 朝廷設官大小相維何以雷同遂至此蓋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攻之今日輔臣奉行德意釋累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起而攻之臣於輔臣皆有交而無怨首輔次輔尤於臣有知己恩未報但目擊 宗社蒼生不覺君臣之義重於友朋故不顧死生布其心腹伏願 皇上

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卽以所論輔臣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輔臣心事可明諸臣流品亦別於以察吏安民則官嘗一肅於以誅兇除暴則壁壘一新天下之治端在於此若 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相徃於情面賄賂之中雖民窮盜起失地殛師皆得無罪誰復爲 皇上捐軀報國者□今以少衆入犯所過郡縣便已淪沒南北之路便已不通守城之卒便已不敢出城一步儻數月之後我糧完而力散

□長另建旗鼓直指京師臣不知計將安出矣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十五

昔年□掘濠於大凌城則大凌城陷今歲□掘濠於關外四城則關外四城陷今畿南郡縣所過如破竹其爲京師之患有大於掘濠者而廷臣不之省憂此臣所大惑也大約廷臣藉口有四一日無餉二日無兵三日無將四日無策臣愚不以爲然 祖宗朝邊餉纔四五百萬未嘗告乏今歲取二千餘萬輸之路而謂不足於用臣不信也目前兵將以當□與寇望風靡耳脫巾一呼何以所向無敵今爲□上將者非我叛人乎爲賊頭目者非 朝廷赤子乎近日縱

橫於道路者非薊州殘卒乎爲兵則弱爲賊則強禦
□則弱從□則強蓋□與賊未嘗以情面賄賂用人
而我專以情面賄賂用人也壞天下之人心使工於
自謀拙於謀國此本根之大者本根不拔徒於枝葉
求之有日盛耳卽如巡關御史非 皇上特設以覈
邊政者乎餉日增兵日薄見之章奏見之 明旨已
不一而足□雖不入口冒破金錢無算其罪亦當誅
今旣入口矣又破州縣不一而足矣事過四十日未
聞以此逮一督撫解任者解任逍遙者逍遙徒使趙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十六

光抆統未練之兵操不習之器代前人尾逐臣知其
無必勝之著也臣亦知時事多艱賴輔弼之臣贊襄
密勿又知軍興旁午之秋容有小人挾私罔上如
聖諭所云者臣不當妄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感事
激衷不覺言之過切實無所私伏乞 皇上俯賜憐
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輔臣感激恩禮奮起精
神修明賞罰殄茲蠹醜使臣言不中 社稷之福也
臣雖身蹈斧鑕有餘榮矣至 聖諭有云多事之秋
責備人主責備大臣是大題目又云方寸靈臺朕時

時返觀不能無間全賴大臣輔弼又云見賢焉然後
用之見字最重要見如何是賢又云天下不治皆朕
之過於輔臣何與及輔臣引咎又云熊開元所言亦
是正論凡皆溫而厲威而不猛舜禹湯文無以復加
神人有此 真主臣復何憂乎臣無任感激惶懼屏
息待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具奏二十三日奉
聖旨熊開元譏謬輔弼欺藐朕躬昨面奏轉換支吾
狡託機密至輔臣再三力請准令補本却又簡略消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十七

沮陰險莫測其引朱子之語朕答朱子所言自是正
理今乃牽爲褒彼之論面奏督撫皆用監司不用京
堂等語疏內何無言及此等僉壬應加重懲著革了
職錦衣衛拏去究問具奏該衙門知道

或謂延儒穢德 升聞借未臚列其事端故不能
撼 聖聽噫此非知我者之言也開元直欲得階
前尺城爲語萬世帝王平治之略耳及延儒不過
是事之一端寧暇及其暗室一一而悉數之如必
欲悉數莫著於御史蔣拱宸所言彼與吳昌時簿

質再四終莫得其關通授受之繇小人之所爲豈
君子所得證據亦曰明其道誅其意以存天理遏
人欲而春秋之義莫之或遁矣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七

恭謝天恩疏

臣至迂闇幼從師友學聖人之道謂堯舜必可爲太
平必可致見一切人所爲輒不勝悲感以故通籍二
十有一年先後在朝廷纔浹歲言與禍俱動犯戮辱
羣養交之士咸稱不祥壬申秋降處道出南陽 皇
上不以臣爲有罪錫以龍文謬加褒歎旣又不遠道
里問貽其父母臣何人敢膺此數而 皇上嘉與人
倫之意固已冒入極越千古矣兩歲以來天地崩裂
人無生理忽讀 皇上前後詔書遠邇凡庶如從黑

魚山剩稿

卷一 奏疏

七

月睹日中天况臣受知歷有年所爲 社稷神人稱
慶何止恒情不幸癸未十一月於刑部獄中聞老母
訃迄今服未闋甲申九月復於戍所趨歸聞老父訃
則皇天實重罰臣使不得觀光非臣敢後至也嘗念
臣不謹於登高臨深之戒以抵觸罪輔幽囚榜掠貽
二人百憂比其病不能視藥比其死復不能視含腐
心泣血抉胃抽腸無可解免於人世計唯有槁死巖
壑終身不爲祿養庶幾見廬江毛義地下耳故 聖
安皇帝用廷臣論薦屢旨以臣原官起臣臣固請於